

河洛春秋

河洛民间习俗(8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# 祝寿: 长寿期许与敬老风俗

祝寿,在民俗意义上体现敬老内涵,表达的是晚辈的孝心。而“过寿”对于老人来说,彰显的是其期盼长寿的心态,非常美好。

如今,有些年轻人过生日也自称过寿,这是不懂传统文化的表现。《庄子·盗跖》篇说:“人,上寿百岁,中寿八十,下寿六十。”就是说人活到60岁,过生日才谓过寿,若还不到60岁,过生日应低调,不可兴师动众办寿宴,更不能称为过寿。

豫西人祝寿稍有变通,59周岁就可过寿了(有的人50岁便过寿)。洛阳民间习惯以虚岁过生日,认为人生下来这一天就是第一个生日,因此到了59周岁,就算是60岁生日了。但正式的祝寿仪式,一般多从60岁开始,只要开始做寿了,以后每年都要按时做寿,不能间断,直到终老。

洛阳祝寿重视整数,如60岁、70岁、80岁等,逢10要大庆,尤其重视80大寿,要非常隆重地庆祝。民间称70岁

为“大寿”(也有称50岁、60岁为“大寿”的),80岁为“上寿”,90岁为“老寿”,100岁为“期颐”。

祝寿规格没有定制,完全因人而异:有钱人家布置寿堂,结彩燃烛,地铺红毡,正厅中间悬挂一个大“寿”字,桌上摆八仙人、老寿星、寿桃、寿面等物品,体现喜庆氛围。一般人家老人过寿则不布置寿堂,不结彩,不讲排场,温馨平实,也很喜庆。

过寿的老人是主角,一般都身穿新衣,好好打扮一番。年过80岁的可穿红鞋,坐于寿堂之上,接受亲友、晚辈的祝贺和叩拜。洛阳老城人祝寿时,不出“五服”的家族成员,要到老人面前磕头、行礼。叩拜时分组,俗称“对对拜”,即儿子与媳妇、女儿与女婿分组来拜。拜寿礼毕,要先吃寿面,表示延年益寿。然后举行寿宴,寿星坐上席,与亲友后辈叙话,共饮庆寿酒。

寿宴开头三碗上菜,由长子跪下举过头送上桌,以示对客人的谢意。三碗过后,客人高呼换人,才由帮忙人上来上菜。宴后客人走时要带寿桃,家中父母健在者要带两个以上。有的还要请乐班、说书人、戏班到家中庆贺。

祝寿时吃的“寿面”又称“长寿面”,与平时吃的面条不同,讲究又细又长,寓

意“富贵不断头”。“寿桃”一般是自己用面蒸制,也有用鲜桃的。寿糕指寿礼糕点,多以面粉加糖及食用色素蒸制而成,饰以各种图案。偃师等地除送桃形馒头外,还要送石榴形馒头。

如今,洛阳民间为老人祝寿,为了节省备料的时间,儿女多到商店订生日蛋糕,并配水果等礼物一同送上,表示祝贺,也有全家到饭店订寿宴庆贺的。

总之,祝寿的礼品应由子女等晚辈准备,其中也有亲戚朋友的馈赠。品种五花八门,或多或少,因人而异,可凭家庭经济状况,繁简厚薄,量力而行。不论花钱多少,都表达了祝寿者的一片孝心和敬老意愿。

祝寿是一种文化活动,所以过去有送寿幛的,多用整幅大红绸缎,大小如中堂形制,题词内容多为四言吉语,两侧的寿联和中堂相配,常用联有“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”。

中堂上多写一个大“寿”字,或画上寓意长寿的人物、动植物图案。寿屏分两种,一种为卷轴画,多以4条幅或8条幅排列成组,挂在墙上;一种为雕刻或镶嵌的立屏,小型的陈设于几案,大型的立于地面。寿幛、寿联、寿屏因所贺之人性别、年龄、身份不同,措辞、用典也要有所区别。

有些官僚、大商人、大财主过寿,或者宿儒、名师、社会贤达过寿,贺寿的人多,文化活动也多,排场要得大,会在村中或在社区唱大戏,隆重庆祝,晓于众人;或请著名演员到家中唱堂会,族人同欢,点缀喜庆。

也有祝寿时送寿匾的。如今,洛阳匾额馆现保存着许多这样的寿匾,记者去看了一下,一般都是祝贺70岁、80岁等高寿老人的,匾额题字一般为4字,祝贺70岁老人生日的写“古稀集庆”,取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之意,其中“集庆”为“聚福”之意;祝贺80岁老人的写“硕德杖朝”,“硕德”即“大德”,“杖朝”是古代的一种尊老礼制。《礼记·王制》上说:“五十杖于家,六十杖于乡,七十杖于国,八十杖于朝……”意思是说:年满五十,可以在家中拄拐杖;六十,可以在乡里拄拐杖;七十,可以在国境内拄拐杖;八十,则可以在朝廷拄拐杖,“杖朝”架势就是八十岁的代称。

你看,一个祝寿的活动,里面竟有诸多文化元素,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。亲友通过祝寿活动,增加亲友往来,体现彼此亲情,增强凝聚力。晚辈通过祝寿活动,增强尊老观念,表达孝心美意。政府倡导祝寿活动,提倡敬老风尚,强化人伦秩序,对人们进行了潜移默化的传统教育。

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(28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# 唱堂会: 受惠与受辱之间

唱堂会,又叫唱“堂会戏”,一个“堂”字,点出了演出地点:不是在戏台上,而是在厅堂中,是小范围里唱的戏。

过去有钱人家结婚、过寿、孩子满月、买卖开张等,往往邀戏班子到家里、饭庄唱戏。演出时,主家任意点戏,演员按要求表演,演员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,这就叫“唱堂会”。

“堂会戏”的报酬高,这是吸引艺人的地方。但过去能唱堂会的人家并不多,都是些有钱有势的,花的是银子,要的是面子,要的是排场。主家为挣足面子,一家比一家出的赏钱多,尤其是富人集中的地方,譬如老城东南部一带,唱堂会的人家较多。

对于主家来说,必须有相当宽敞的场地才能唱堂会。有的大财主家里盖有戏楼,这是最体面的演出场所。若没有戏楼,亦可在花园里露天举行,不但自家人来看戏,也邀请本族成员参与,若家族中有人是票友,或者会吹笛子操琴,往往“客串”参演,图一番热闹快活。

对于戏班子来说,必须有名角,若没有名角,或没有好戏目,就不会受到邀请。主家请唱堂会时,很少要求唱整本戏的,往往只请三两个名角前来,有选择地“点戏”。主家点了哪一段,演员就唱哪一段,演出气氛

怪怪的,显出异样。

唱堂会的演员,彻底阐释了“戏子”一词的贬义性:主家坐着,演员站着,颇有些“受审”的味道;主家喝着茶,演员唱着戏,又有点儿低贱的感觉。尤其是艺人们甫入家门站定的那一刻,主家围观审视,用挑剔的眼光来看演员,老爷或者老夫人还要一一询问演员的姓名、年龄,遇到不正经的男主人,还要拉住女演员的手,这里摸摸,那里捏捏,看似心疼喜爱,其实是在调戏,此时的艺人们大有集体受辱的感觉。

所以每遇唱堂会,艺人内心都很矛盾。其时,戏班班主向艺人们通告:要唱堂会了!主家是什么人,有多么富裕,多么有势力,报酬又是多么丰厚云云,如今人家点了谁谁谁,可都要机灵点儿,别出差错!没有被选中的,心里酸溜溜的,这份赏钱于己无缘;已经被点名的,尽管感到“荣幸”,可以挣赏钱了,但心里也不怎么情愿,若是名角,就有了抵触情绪。

于是,受惠与受辱便成为摆在眼前的两难选择,令人纠结。有个老演员曾说:“旧社会我经常到有钱人家唱堂会,低眉顺眼到别人家中,不管对方是小孩还是老人,只要是人家过生日,就得给人家磕头,这是规矩,就为得到一个红包。那时候艺人社会地

位低下,唱堂会完全失去了人格尊严,那滋味很不好受。”

人在江湖走,不得不低头,若碰上财大气粗的主儿,艺人还真不敢不去。

当年在豫西,伊川县的张治公(镇嵩军将领)、巩县的刘镇华(镇嵩军统帅)都在家里请人唱过堂会。遇到这些土著军阀,没有几个演员敢于拒演,但也有硬气的角儿,你让我公演可以,想让我唱堂会,打死也不去,著名演员马金凤就闹过两次堂会。

按说马金凤属于豫剧名家,不该在《曲剧往事》里露面的,但既然写到“闹堂会”,不妨在此一述:1944年冬天,郑州一个姓杨的汉奸队长,在德化街“小有天饭庄”摆庆寿宴,命所有在郑州的演员来为他唱堂会。当时马金凤正搭周海水的戏班在郑州演出,她不愿为汉奸唱戏,一口回绝了。可那汉奸派来两个持枪的马弁,三请马金凤,她都没答应。

班主周海水见对方持枪硬邀,怕出事,就劝马金凤:“你要是不去,咱戏班里几十号人都要受连累呀!”马金凤说:“我有病,得吃点儿药。”她就倒了一杯滚烫的开水,慢慢地等水凉。这一等就是20分钟,她才慢慢腾腾地找药,又找了半天,才开始吃药。吃完了药,又磨磨蹭蹭地找东西。

两个马弁恼了,推推搡搡地把马金凤挟持到饭庄,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,宴会早已结束。那姓杨的汉奸早等得不耐烦,“啪”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,说:“老子过生日,你为啥三请不到?!”马金凤说:“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,谁知道谁啥时候倒霉呀?我病了,难道不让我吃了药再来?”她一语双关,意思是当汉奸的,不定啥时候就完蛋了!

那汉奸虽然醉了,却也听出了弦外之音,怒道:“老子醉了,回家醒酒,今天先饶了你!但你必须对着这桌子凳子唱三个钟头!限你明天滚出郑州!”说完气呼呼地走了——“堂会戏”也就草草收场了。

但据一些老人讲,敢这样“闹堂会”的,在过去毕竟属于少数,多数艺人遇到这种情况,尽管心里老大不愿意,也要委曲求全地去唱。艺人无权无势,为了糊口,基本上都唱过堂会。

